

困境的小說化——評陳贊一基督小說集《橙與桔》

丘凱文（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陳贊一是一名知行合一的基督徒，他對於基督教擁有精深研究，尤其精研“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對此議題提出過許多理論。除了理論以外，陳贊一可貴的地方還在於將其信仰付諸於大量實踐，如多年來創辦教會、修會、靈修學院等，這些都屬於物質層面的實踐。還有一類精神層面的實踐也值得注意，那就是陳贊一多年來創作的基督文學——陳贊一創作了不少宗教詩與聖詩歌詞，還創作了不少基督小說。陳贊一的基督小說散見於《一點道理》《死亡死亡》《陳贊一微型小說變奏》等微型小說集中，更有像《橙與桔》此類專門收錄基督小說的集子。

《橙與桔》出版於 1993 年，共收錄七篇小說，依次為：《橙與桔》（1989）、《保險》（1988）、《掙扎》（1989）、《擴堂》（1988）、《重擔》（1992）、《當彩霞暗淡的時候》（1992）、《長屋》（1990）。這些小說都創作於 1988-1992 五年間，反映了陳贊一這一時期較集中的對於基督教的思考，從時間上可被歸類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基督文學。此外，從地方寫作的角度而言，這些小說都可視為典型的香港小說。每篇小說發生的地點都在香港（除了《長屋》一篇主要的故事地點在砂勞越，不過也有一定的香港書寫）。在這些小說中，諸如新界、赤柱沙灘、大尾篤、八仙嶺、九龍公園、維多利亞港等香港地點俯拾即是，營造了鮮明的在地感以及現實感。小說對於現實的描摹不僅僅止於此，更在於：它真實而細膩地將信徒的困境呈現在讀者面前。

《橙與桔》的信徒困境

《橙與桔》作為一本基督小說集，其所收錄的小說自然都與基督教有關。但這些小說還有另外一個鮮明的共通點，即小說裡的主人公都面臨著各色各樣的困境。封底文字便言《橙與桔》收錄的短篇小說“描述信徒的掙扎及揭示教會的問題”。《橙與桔》七篇小說主人公所遇困境與其抉擇可臚列如下：

篇目	主人公所遇困境	主人公的抉擇
《橙與桔》	蓮愛被逼婚，在選擇要不要和非基督徒認識	順從信仰與內心，選擇不與非基督徒認識
《保險》	賣保險的黃經理患上了癌症	黃經理接觸基督，即“永生的保險”
《掙扎》	何建國在家庭責任與教會事奉	主人公在結尾依舊掙扎，未能

	之間擺蕩	作出選擇
《擴堂》	李亞妹家境貧困，抉擇要不要向教會奉獻	李亞妹最後選擇將金器奉獻給教會
《重擔》	葉知行身上擔負多重責任，沒時間和孩子說故事	葉知行最後決定實現和孩子講故事的承諾
《當彩霞暗淡的時候》	何志達與女友幕玉面臨階層與想法差異	想法差異未有解決，何志達依然陷入煩惱
《長屋》	志偉抉擇要不要離開家裡，放棄愛情到砂勞越宣教	志偉決定聽從神的旨意，到砂勞越宣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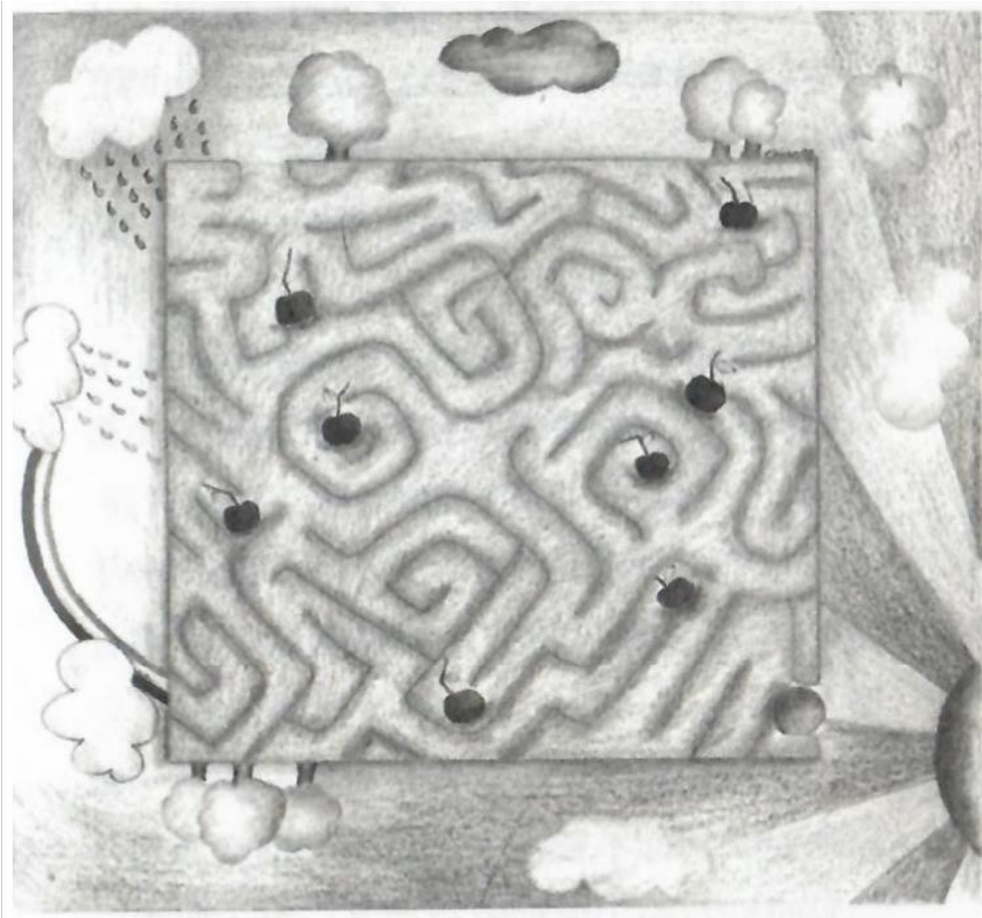
這些困境各色各樣，關涉個人的健康、經濟與志業以及戀情與親情等社會關係，乍看起來旨趣各異，似乎沒有共通點。但筆者認為，由於《橙與桔》這些小說寫於 1988-1992 年間，因此這些小說中的困境很有上個世紀末香港的色彩，曾群英在《編者序》中即曾如此總括：“（《橙與桔》）每篇故事，都是一個典型，反映著此時此刻香港教會中的真實生活，信徒的矛盾、掙扎和盼望”¹，在封底文字又言：“作為一個與時代緊密接觸，與世俗日夕為伍的基督徒，如何能夠出淤泥而不染，時刻見證真理，與主同行，事奉不斷？”在編者看來，此書的主角都是那些與“時代緊密接觸”“與世俗日夕為伍”的基督徒，而且書寫的都是“此時此刻”的香港教會。由此可見，我們得知《橙與桔》具有強烈的當代性與現實感。

細揆《橙與桔》諸篇小說，我們可以發現這些主人公都是中下階層，覆蓋更多香港市民。如《保險》中黃經理熱衷於自己的行業保險業，認為保險業最有前途，奮力地兜售保險；剛出社會的小朱也立志“要幹一番有意義的事業，而且要賺到很多錢”。又像《掙扎》中，建國忙著在學校裡講道呼召，太太也得一大清早去上班，就是為了要養家裡三個孩子（分別為五歲、兩歲和剛滿周歲）。《重擔》裡頭，擔任中文科主任的葉知行每天忙著改測驗卷，沒有時間靈修與陪伴家人。最極端的例子來自於《擴堂》，小說主人公李亞妹“晴天時到廢紙箱拾幾個汽水罐售賣和社會福利署的救濟金過活，生活得不太如意”。這幾篇小說的主角構成了普遍港人的群像——在高節奏的城市中汲汲營營地尋求生計，努力工作，展現獅子山下的拼搏精神。

¹ 陳贊一：《橙與桔》，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1993 年，第 5-6 頁。本文所引《橙與桔》文本皆出於此，不另出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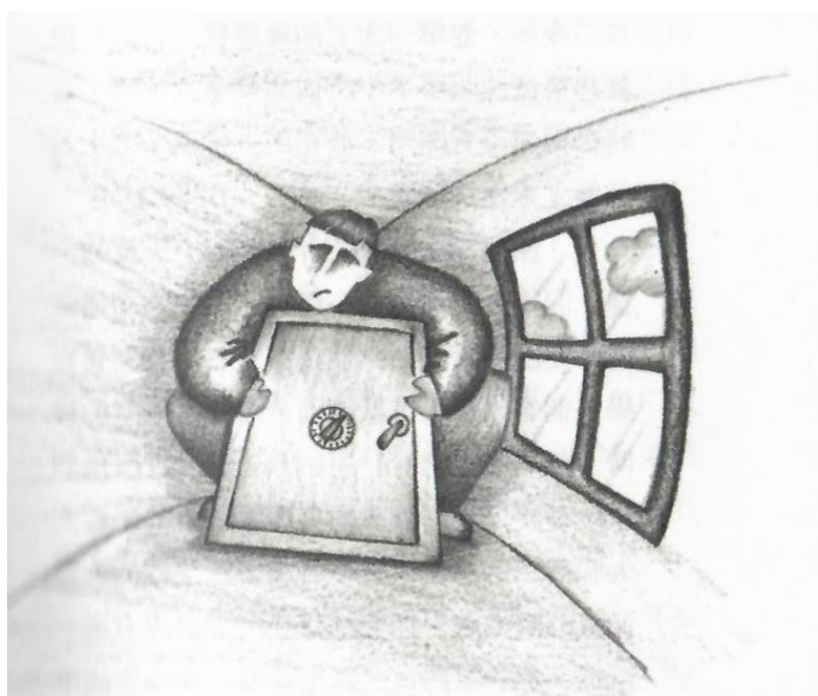
與主人公相比，小說裡往往還會有更高階級的角色作為對比，由此體現出階級差異。如《掙扎》中，主人公建國那個“總是抄他的功課”的同學，在畢業後進了商界，反而在幾年之後“擁有一所中型電腦公司，在半山區有一個單位，在西貢有一所別墅”。在《當彩霞暗淡的時候》裡，身為辦公室助理的主人公何志達覺得女友慕玉的男同學“帶著四方帽，穿起黑袍，很高貴、很好看”，也覺得慕玉和那些男同學拍照時很相襯，即便自己穿著深灰色西服也覺得自己襯不起慕玉。這也反映了香港社會財富不均的情況。

還值得一提的是，《橙與桔》在每篇小說前都有一幅插圖，有些插圖正是把小說裡書寫的困境以圖像化的方式表達出來，頗具意味。如第一篇小說《橙與桔》的篇首插圖是一個迷宮（這也是全書的封面），表達了主人公在選擇要不要與非基督徒將就時那迂迴纏繞而搖擺不定的心意。在這篇小說裡，“桔”被比喻為非基督徒（不好的選擇），“橙”被比喻為基督徒（較好的選擇），因此很有意思的是，這幅迷宮裡的錯誤路線都畫了桔子，只有在終點處畫了橙子。這意味著主人公不應將就，才能走到終點，並且迎來迷宮外明媚的陽光、白雲與綠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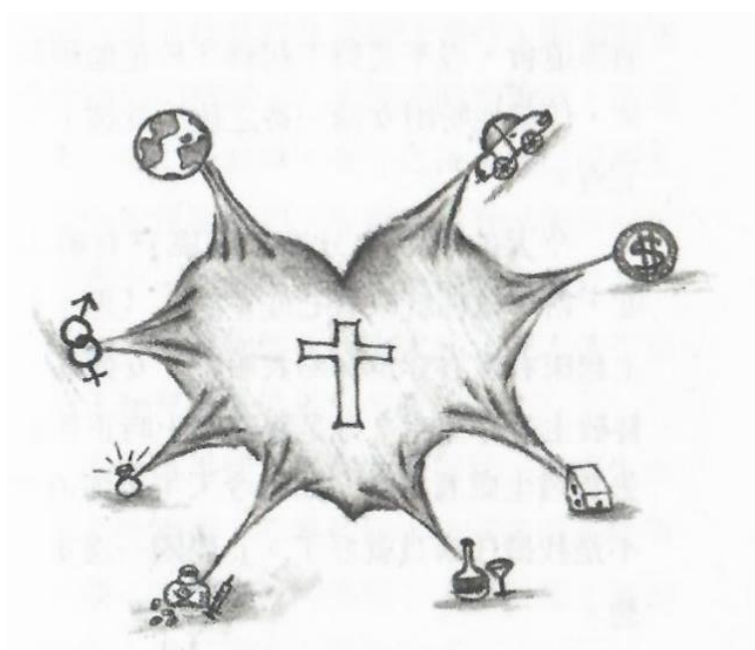


《橙與桔》篇首插圖

《保險》的篇首插圖是一個逼仄空間裡，一個神色憂鬱的人抱著巨大的保險箱，這似乎就是小說裡黃經理的寫照。黃經理以為自己買了保險就能抱著它一勞永逸，但實際上保險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至少當癌症來臨時，不信教的黃經理沒找到心靈寄託而陷入巨大的恐慌中。《掙扎》的篇首插圖，畫面中央是一個基督教十字架，被一張向外撐開的布包裹，布的八個端點有汽車、房屋、金錢等符號，象征著信仰會被世俗的力量所拉扯與裹挾。



《保險》篇首插圖



《掙扎》篇首插圖

以小說書寫未解決的困境

在信徒遭遇困境時，《聖經》的經文幫助他們應對眼前的困境或者紓解心中的鬱悶。如《橙與桔》中的蓮愛堅信神一定會將最好的給自己，因為《聖經》上說：“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的東西給求他的人麼”。蓮愛正是信奉此條經文，堅信神將會把最好的給自己，因此多年來拒絕了非基督徒的追求，相信神將安排一個基督徒給她。故事的最後蓮愛決定不與非基督徒見面認識，“蓮愛接過橙來，心裡彈起輕快的樂章。她轉過身來，不再向下走去，她要向上走”。這則故事與張愛玲《金鎖記》可以形成有趣的對讀，在《金鎖記》中，曹七巧破壞了女兒長安的親事，長安徹底放棄反抗，在故事的後段，也出現了一個階梯——長安在下樓之後“停了一會兒，又上去了，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²揆以兩則故事的主人公，蓮愛與長安有類似的經驗——被母親操縱著婚姻大事，但蓮愛最終遵從信仰與內心的聲音，時刻記得經文的教誨。於是她可以輕快地向上走，而非像長安一般向上走入黑暗。

信徒借由經文獲得救贖的例子還見於《擴堂》中。李亞妹有意將金器捐獻給教堂，但擔心捐獻之後自己的生活會受到影響，這時她看到一隻麻雀在窗檯上啄食的景象，並想起牧師所說的經文：“麻雀也不耕田，也不收割，但天父照顧牠，飼養牠，你們比麻雀不知尊貴多少倍，天父一定會照顧你們，關懷你們的，所以你們不要為生活憂慮。”就是牧師所說的這條經文，讓李亞妹解開心中的憂慮：她相信天父會照顧她，所以不再擔心地將金器奉獻給教會。

對於經文的援引，在《長屋》一篇中達到極致。《長屋》的主人公志偉是一名宣教士，他能聽到上帝的聲音，指引著他人生的方向，因此《聖經》經文多次在《長屋》中出現，那都關涉著志偉人生中的重大轉折。如志偉博士畢業後放棄中文系教職而轉為修讀道學碩士，就是因為聽到上帝的話語在他心中徘徊：“我可以差遣誰？誰可以被我差遣？”在道學三年級後，又有聲音在他腦海中盤旋：“遠遠的往外邦人那裡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我立志在未傳基督之名的地方傳道，要得未得之名”，開始讓他動起砂勞越宣教的念頭。在他因為割捨不下家庭與愛人而猶豫不決時，也是腦海浮現的說話“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讓他真正作出到砂勞越宣教的決定。到砂勞越後，上帝的聲音讓重病的他痊愈，又讓他作出把身上的錢都拿來幫助患病老者的決定。最後，

² 張愛玲：《張愛玲典藏全集》第 7 冊《中短篇小說：1943 年作品》，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3 年，第 43 頁。

也是聖經的經文讓志偉決定與當地女子伊麗斯結為連理。可見，志偉一生重大的決定（包括職業、遠渡南洋、婚姻）都有神的聲音為他引領。

《橙與桔》一個令人頗為玩味的部分，是七篇小說中，並非所有主人公的困境都得到解決。在《掙扎》中，何建國在家庭責任與教會事奉之間擺蕩，到故事結尾依舊掙扎，未能作出選擇。故事最後敘及何建國在學校呼召的時候，突然收到兒子敬主在家不停嘔吐的消息。故事在何建國的掙扎中戛然而止：“那，那我現在應呼召還是回家好呢？”，把這個問題也拋給了讀者思考。

在《當彩霞暗淡的時候》中，何志達與女友慕玉面臨著眾多的想法差異，有些是宗教觀的差異，有些是消費觀的差異，讓何志達感覺自己與女友的分歧越來越大。慕玉後來決定要開辦一間公司，還打算請何志達幫忙。在故事的最後，慕玉靠在志達的肩上，若故事停筆在此，或許就是一篇甜蜜的愛情故事。然而，小說最終還有兩句話：

志達雙眉緊皺。

天，快要黑齊，彩霞越來越暗淡了。

這可謂是陳贊一的神來之筆，展現了《橙與桔》的複雜性與小說性。顯然，何志達並不滿意慕玉的決定，他們之間的困境仍未解決。如果《橙與桔》是一部純粹的宣教書，那故事裡的困境都會因應信仰而被解決。但《橙與桔》是一部小說集。作為小說而言，如果故事的困境都因為信仰而被解決，那信仰就如同希臘古典戲劇中的“機器降神”，所有小說將可以被化約為“困境出現-信仰介入（機器降神）-困境得到解決”的簡單模式。然而，現實生活遠比這簡單模式複雜，文藝作品的其中一個任務就是將這種複雜性表達出來。因此，《橙與桔》那些沒被解決的困境，實則留下了懸念、餘韻甚至是思辨空間，這正是小說的關鍵特性。

《橙與桔》的文學手法

《橙與桔》作為小說，自然使用了不少文學手法。本文想集中討論的，是陳贊一在小說裡使用的“重複”技法。

學者業已指出，“重複”是陳贊一極具特色的文學技法。³但在這些研究所討論的小說中，“重複”是一個顯見的現象，如整句乃至整段的大篇幅重複。筆

³ 詳見曾群英：《論陳贊一微型小說對“重複”技巧的運用》，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香港微型小說教育及研究中心官網，https://www.hkmsrc.org/%e8%ab%96%e9%99%b3%e8%b4%8a%e4%b8%80%e5%be%ae%e5%9e%8b%e5%b0%8f%e8%aa%aa%e5%b0%8d%e3%80%8c%e9%87%8d%e8%a6%86%e3%80%8d%e6%8a%80%e5%b7%a7%e7%9a%84%e9%81%8b%e7%94%a8/#_ftn6。

者發現，《橙與桔》雖然沒有此類大篇幅的重複，但小說裡也有一些“重複元素”，亦可視為陳贊一重複技法的隱性一端。

首篇《橙與桔》裡出現的重複元素是鋼琴，在小說中段的時候，蓮愛自述自己為了排遣單身的空閒時間而學彈鋼琴，但始終也不能消除寂寞：“每當最後的一個音符在空氣中消失的時候，孤單的感覺就會彈響她心中的鋼琴，一座疲倦的鋼琴。”小說自此就以“心中的鋼琴”描述蓮愛的內心世界，如蓮愛聽到小販的提醒後：“心內的琴鍵，仿佛被大力的彈動了一下”，當最後下定決心不與非基督徒接觸後，“心裡彈起輕快的樂章”。在《重擔》裡，則由磚頭擔任重複的元素——小說一開頭就說葉知行客廳裡出現一堆磚頭，中段時被老婆抱怨怎麼還不搬走磚頭，最後在小說結束時葉知行終於付錢讓承建商去搬。顯然，磚頭是重重世俗事務的象征，符應著小說篇目所言的“重擔”，而小說所描述的就是一個卸掉重擔的過程。

《長屋》一篇對於重複元素使用得最為嫻熟。小說前段，志偉和女友素珍在沙灘漫步時，就和女友指著一塊浪中岩石，說自己就像岩石一樣，即便被海浪不斷拍打而不曾移動。到砂勞越宣教之後，志達也在砂勞越的江水裡看到了岩石。江水與岩石一直伴隨著志達在砂勞越的的宣教生涯，在小說裡不斷出現，甚至見證了志達與原住民姑娘伊麗斯的愛情。不過世事多變，伊麗斯與腹中孩子難產而亡，志達回到了香港療養身體。故事最後是這樣結束的：

郵船經過一個小島，島旁有一塊很大的岩石。浪，一個接一個的拍打著岩石，然而，岩石絲毫也沒有移動。

它屹立著。

志偉看著那塊大岩石，面上泛起一絲微笑。

小說由此完成了強而有力的收束。岩石在這篇小說中扮演著多重功能，它既是志達堅韌不移的人格象征，亦是志達漫漫人生的見證者，更是串聯起故事的重複元素。相比於陳贊一其他小說大篇幅的重複，《橙與桔》的重複元素顯得隱秘，猶如草蛇灰線一般在故事裡顯影，無形中加強了小說的結構效應，顯示出陳贊一謀篇的幽微匠心。

陳贊一是名基督徒，同時也是小說家，這使他能將其對於宗教的思考以小說的方式表達出來。筆者曾考察《陳贊一微型小說變奏》收錄的基督微型小說，認為它傳達了一種不囿於形式、教義的宗教觀。⁴而在《橙與桔》中，這些基督

⁴ 參看丘凱文：《論陳贊一微型小說的改編效應與傳播意義——以〈陳贊一微型小說變奏〉為例》，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香港微型小說教育及研究中心官網，<https://bit.ly/42n01D0>

小說主要是將困境小說化，以小說的方式對信徒困境展開演繹與辯證。小說摒棄神跡化與理想化的信仰書寫，而是聚焦於柴米油鹽、家長裡短、職場瑣事，突出小人物微觀生存中的日常困境。這種日常化敘事，使《橙與桔》超越一般宗教文學的宣教色彩。它不僅僅是宗教文學，還是具有現實質感的香港社會文學，由此具有文學閱讀、信仰宣揚、社會記錄的多重價值。